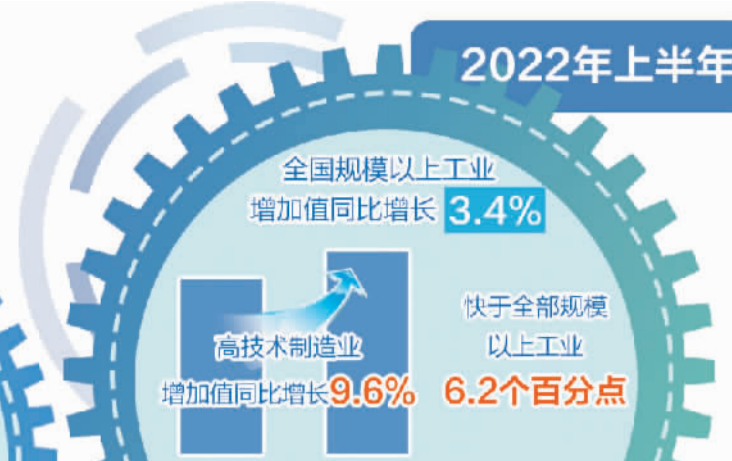


经济热点解读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解决矛盾问题

吕铁



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我们既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好当前经济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又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一个不断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并且具有时代领先性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其不仅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要求、自身比较优势变化以及顺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而且要有持续创新以及催生新兴产业的能力。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建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中短期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当前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主要原因是供给难以适应需求转型升级的要求。要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就要着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质量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从长期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产业体系整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卡脖子”问题日益凸显，疫情冲击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在此背景下，需不断推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好保障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

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我国拥有强大的产业规模优势和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且从三次产业结构和各产业的内部结构看，都呈现出明显的高级化特征。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方兴未艾，能够不断为产业发展变革注入新动力。但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看，仍需解决好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产业体系完备与产业基础能力较弱之间的矛盾。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

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尤其是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基础软件等配套领域的能力不足，难以支撑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优势。

产业基础领域往往要求产品具有更强的专业性、精密性、耐用性和稳定性，需要企业专注于细分领域持续深耕。在以往的规模扩张阶段，我国产业发展主要追求在短期内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许多企业没有将资源和精力聚焦于细分领域的自主创新，导致产业基础能力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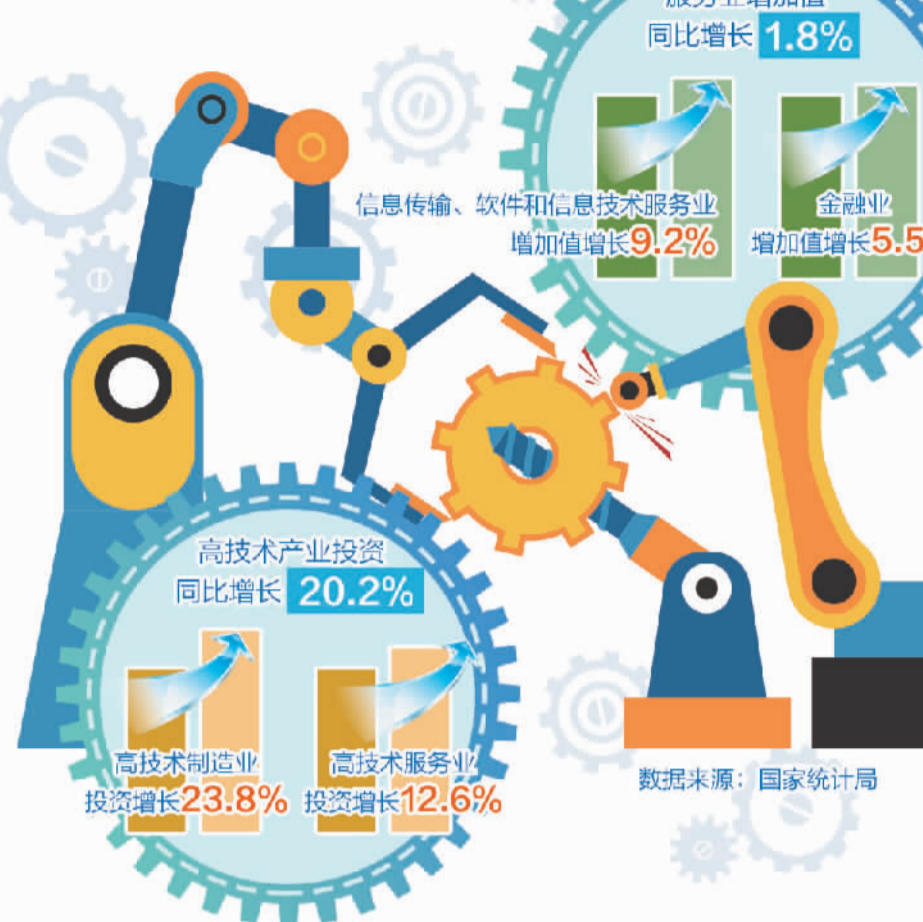
二是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链控制力较弱之间的矛盾。在现行评价标准下，我国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高度化特征，即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三次产业内部的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端产业占比也快速上升。同时，我们依然面临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标准话语权较弱等问题，高端产业领域中多数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缺乏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现代产业体系是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下运行的，全球分工已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变，分工模式也由产业分工、产品分工拓展为技术分工和知识分工。我国现行的产业结构评价标准更多关注产业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背后更加复杂的技术分工和知识分工。例如，虽然发达国家将高端零部件外包给我们企业制造，但其中较少包含附加值高的关键零部件，或者制造零部件的关键装备仍需进口。即便我国企业能够承担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但从知识分工角度看，依然难以掌握核心试验数据和概念设计等关键知识，也难以开展原始创新活动。这些问题都值得重视。

三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数字产业传统融合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产业体系应当是互联网化、智能化、共享化的投入产出体系，其产业组织特征也应表现为以各类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大企业主导生产服务、中小企业有序协同。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仍存在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不充分问题。

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数字基础薄弱，多数仍停留在信息化初级阶段，数字技术尚未得到普遍应用。另一方面，权威标准较为缺乏，数据互通性较差。传统产业应用场景复杂，涉及种类繁多的生产装备，各种网络协议、工业协议和数据格式之间缺乏权威的统一标准，使得数据之间难以兼容互通，也就难以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

这些问题使得现代通信、智能装备等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难度加大，企业也难以依托平台实现对数字技术的有效吸收和应用。



找准解决问题的着力点

针对目前存在的这些突出矛盾，需采取有力举措，在加快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增强产业链控制力、促进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切实发力。

一要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产业基础再造。着力构建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切实转变观念，鼓励企业在细分领域做精、做深，推动中小企业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产业链生态环境，尤其是帮助其建立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塑造其在产业链条中的互补性功能定位；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市场需求，为其创新技术、产品的商业化和基于应用的后续成长迭代提供机会。

二要发挥国有企业在补链、强链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对战略性产业链的控制力。我国需要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的产业恰恰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如果购买引进的传统路径遭遇阻碍，那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坚持自主创新就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应聚焦重点领域，以重点保障战略性产业链自主可控为目标，基于市场原则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同时把握好自主可控与竞争效率的平衡。一方面，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开展重点产业筛选、产业分层分类、产业链短板梳理等工作，为集中力量补短板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造条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引导

不同规模、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创新生态中承担相应的任务和角色，更好激发产业体系的创新效率和活力。具体来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可重点攻关那些需要长期投入和累积基础的技术领域，依靠累积性创新优势破解“卡脖子”难题；中小企业可以在细分领域的专业化优势，主要承担配套业务和其他细分领域中具有颠覆性的创新任务。

三要以互联网平台为抓手促进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数字产业本身就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在融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实现相互协同、共同演进。传统产业可引入数字技术，将数据、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同时又可以为数字产业提供大量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在此过程中，互联网平台发挥着连接主体、归集数据、汇聚应用软件等关键作用，是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一环。对此，要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云服务平台、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帮助中小企业搭建低成本的基础性数字化软件，使中小企业更好融入互联网化、智能化、共享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尽快推进通讯协议与标识标准的统一，规范各行业在互联网平台应用领域的指导原则、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等；要注重提高互联网平台的安全保障能力，构建平台标准与行业秩序规范，增强平台的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把握产业变革趋势、适应经济发展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重点关注“全”“稳”“高”这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全”，即强调产业体系完备并且具有一定规模。

“全”是大国现代产业体系应该具备的基础特征。产业体系是否“全”，关系到一国是否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与此同时，疫情冲击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使产业体系完备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近年来，我国不断巩固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优势。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下一阶段，依然要牢牢抓住“全”这个关键词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谋求更加安全、更有质量的发展。

第二个关键词是“稳”，即强调产业体系的韧性强、运转平稳可持续。

“稳”是大国现代产业体系应该具备的重要特征。产业体系是否“稳”，关系到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一国是否有能力确保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这为进一步增强产业体系韧性、保障产业体系运转平稳持续提供了重要指引。

总的来看，我国产业体系韧性强、抗冲击能力强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2%，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4.1个百分点。这些都表现出产业结构日益优化、新动能加快形成的趋势。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进一步提升产业体系的稳定性，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卡脖子”问题有待解决，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依然存在，产业组织形式以及空间布局仍需优化。对此，可科学谋划在复杂条件下统筹产业组织形式和效率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思考如何发挥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大和回旋余地大的优势。

第三个关键词是“高”，即强调产业体系的质量更高、效率更高。

“高”是大国现代产业体系应该具备的关键特征，主要是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产业体系是否“高”，关系到一国能否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体系质量和效率也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一般来看，提升产业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调整自身所处的产业链环节，实现更高的价值获取，即“延链”。例如，由单一的生产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设计研发、终端产品、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二是通过在自身所处的产业链环节精耕细作、提质增效，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即“强链”。观察产业以及产业链的发展规律可见，产业链的制造环节如果能够实现技术升级、管理改善等，也能显著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立足新发展阶段，着力构建具有“全”“稳”“高”等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统筹推进“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融合发展，构建更加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我国产业体系门类齐全的微观基础是数量庞大、不断发展壮大的市场主体。要发挥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基础优势，在各细分领域以“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带动其他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融通发展；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稳定的发展环境，多措并举、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培育好。

二是统筹推进补短板与锻长板，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方面，增强产业体系韧性需破解“卡脖子”问题，针对工业“五基”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项目，补足基础领域短板，夯实产业体系基础，同时，加快锻造新兴产业的优势长板，牢牢把握前沿领域发展先机。另一方面，围绕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等方面更好维护产业链安全。短期看，要梳理产业链断链、供应链断供的风险点，做好应急预案；长期看，要着眼于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及其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三是统筹推进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和战略高地的抢占，构建更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要优化产业配套半径，推动产业关联配套，支持产业链上的企业向上游设计研发和下游终端产品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延链”助力产业体系实现更大价值获取。同时，针对产业链的制造环节，要以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强链”助力产业体系实现更高价值创造。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

把握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战略定位

许召元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部门，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集中体现。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强调，要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坚持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战略定位，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深刻认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规律，更好把握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定位。

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不同的。根据一般规律，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也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的主要需求是解决居民的吃穿住用等物质资料，以及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当工业化和城镇化基本完成后，社会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基本稳定，对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服务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其中，现代服务业，即新兴服务业和转型升级后的传统服务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贡献更加突出。

观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如果说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特征，那么，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经济发展总

体上就表现出“服务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特征。一方面，工业部门进一步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包括研发和设计、管理咨询、交通运输服务等；另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服务业投入，包括信息通信、金融等。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的这个阶段，各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普遍超过50%，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3.3%。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力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面向未来，我们要高度重视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方面的推动作用。

先进制造业是国际产业竞争的主体，对经济发展起战略支撑作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普遍在30%以下，但是制造业仍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历史一再证明，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一个国家制造业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就强；制造业弱，特别是产业存在短板，就有可能面临“卡脖子”难题，甚至经济难以正常运转。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具有生产规模大、生产技术进步快、受资源条件约束较小等特点，是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

还要看到，制造业竞争力是决定各国

收入水平的核心因素。在一个国家内部，各行业的收入水平总体上围绕着一个“锚”点上下浮动，这是因为劳动力可以高度流动，如果某个行业收入水平偏低，劳动力就会流出，而高收入的行业则会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每个行业的劳动力供需变化会使收入水平相对均衡。各个国家收入水平的“锚”点主要是制造业，这是因为国际上制造业已经实现高度竞争，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不强而劳动力工资水平过高，则制造业出口会下降、进口会增加，制造业就可能逐渐萎缩直至工资水平下降到适当水平。相反，制造业竞争力强而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制造业就会加快发展并带动收入上涨。相比之下，服务业的收入水平并不受产业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因此，虽然一些小规模经济体可以依靠旅游业等产业保持较高收入水平，但总体上看，较大规模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主要“锚”定于制造业。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融合和优化发展环境。在“工业化”阶段，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制造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链越来越长，生产环节的分工不断深化成为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源泉之一。在“服务化”阶段，产业发展也呈现出类似特征，各产业生产环节对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服务化转型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谋求价值增长的选择。对此，要顺应趋势，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支持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同时也要看到，更好发展服务业，优化发展环境尤为重要。下一阶段，需在服务业对内和对外开放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聚焦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领域加速开放探索；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金融支持，鼓励外资更多投向高技术服务业；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提高现代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提质增效。立足新发展阶段，从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实现一定“量”的增长，又要有“质”的持续提升。一是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不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补足短板。二是要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在我国收入水平不断增长、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使生产效率提高速度快于劳动力成本提高速度，继续保持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持续为制造业集聚高端生产要素，特别是培育和吸引高素质产业工人，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短期内，还要防止生产能力特别是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快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和效益低下等问题。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